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

译文集

I. BERLIN R. G. COLLINGWOOD
K. JASPERS R. ARON B. CROCE
M. GABORIAU H. RICKERT C. REED
M. H. MANDELBAUM S. E. MORISON
B. A. W. RUSSELL R. BARTHES
K. MANNHEIM A. J. TOYNBEE
W. H. WALSH K. R. POPPER
C. BECKER



11(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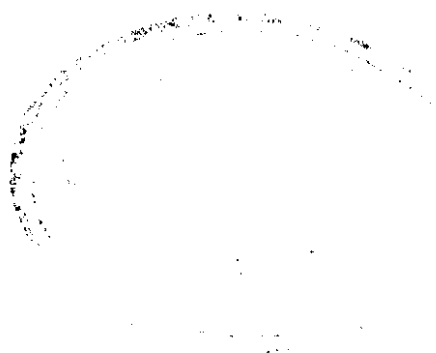
1190003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张文杰等编译

R1126/2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张文杰等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49,000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500 册

书号: 2188·15 定价: 1.35 元

译文集序

现代西方人文科学对历史哲学的研究相当重视，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著作和论文。六十年代初，国外创办了一本国际性的历史哲学刊物《历史和理论》，这个杂志的编委，都是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流派繁多，历史学家也因观点不同而分成各种流派。而各种哲学流派，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对西方的历史学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历史学的研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不少新的流派和新的研究课题，如“计量历史学”、“结构主义史学”等等。同时利用相邻学科（如经济学、统计学、人种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也是当前历史科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因此有所谓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等。这些新动向值得我们注意研究。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流派众多，且各有侧重，但一般来说，大多表现出唯心主义倾向，而其表现形式又各不相同。如新康德主义者把研究历史的方法称为“个别记述法”，认为自然科学寻求一般规律，历史学只是寻找个别事实，从而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早期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勃里奥拉的学生，受过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影响。他肯定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性，但他否认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在克罗齐看来，只有人的思想才是“实在的”。他主张历史哲学寻找“超然的目标”；被誉为“德国现代哲学鼻祖”的狄尔泰，认为“内部经验是一切认识的最后基础”，说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实在之物，而人文科学只研究人的精神，从而也把人文科学与

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在狄尔泰看来,历史不过是个人意识的活动,所以历史知识是主观的;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把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称为“哥白尼式的发现”,在他看来,科学不能洞察历史的奥秘,研究历史要靠“天赋”,否认历史是科学;著名的托因比教授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他在《历史研究》(十二卷)中把六千年的文明史分为二十六个文明,其目的则是要证明西方文明是唯一有希望存在下去的文明,企图论证资本主义是可以永世长存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史学把历史看作“当代史”,认为历史事实是“不稳定的”,以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方法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都是唯心主义的。但这决不是说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就没有可取之处。例如,托因比形象地、生动地批判了历史循环论;克罗齐肯定了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性;结构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注重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反对英雄创造历史说,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研究,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不能因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基本上是唯心的,就一概予以否定。对唯心主义必须历史地进行评价,进行鉴别、扬弃。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但马克思汲取了其合理内核,空想社会主义在历史观方面也是唯心主义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在它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于历史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我们也需要下功夫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价。

1980年8月10日到17日,在布加勒斯特曾举行了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历史方法与历史问题、历史学家与语言等问题的论文,从这方面也反映出,国外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很感兴趣。

选译这本《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目的在于为我国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工作者以及有关业余爱好者提供一些研究的资料和线索,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推动这

目 录

译文集序·····	1
历史上的个体·····李凯尔特	5
论历史的意义·····雅斯贝斯	39
知识社会学·····曼海姆	48
历史的规律·····阿隆	58
科学和历史哲学·····阿隆	73
历史的话语·····巴尔特	81
结构人类学和历史·····加博里约	96
辩证唯物主义·····罗素	114
历史作为一种艺术·····罗素	130
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科林伍德	149
我的历史观·····托因比	170
历史有意义吗? ·····波普	182
决定论、相对主义和历史的判断·····伯林	193
历史中的“涵义”·····沃尔什	207
什么是历史事实? ·····贝克尔	224
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李德	243
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莫里逊	258
历史中的客观主义·····曼德尔鲍姆	280
历史和编年史·····克罗齐	291
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哲学”·····克罗齐	304
译后记·····	319

译文集序

现代西方人文科学对历史哲学的研究相当重视，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著作和论文。六十年代初，国外创办了一本国际性的历史哲学刊物《历史和理论》，这个杂志的编委，都是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流派繁多，历史学家也因观点不同而分成各种流派。而各种哲学流派，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对西方的历史学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历史学的研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不少新的流派和新的研究课题，如“计量历史学”、“结构主义史学”等等。同时利用相邻学科（如经济学、统计学、人种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也是当前历史科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因此有所谓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等。这些新动向值得我们注意研究。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流派众多，且各有侧重，但一般来说，大多表现出唯心主义倾向，而其表现形式又各不相同。如新康德主义者把研究历史的方法称为“个别记述法”，认为自然科学寻求一般规律，历史学只是寻找个别事实，从而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早期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勃里奥拉的学生，受过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影响。他肯定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性，但他否认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在克罗齐看来，只有人的思想才是“实在的”。他主张历史哲学寻找“超然的目标”；被誉为“德国现代哲学鼻祖”的狄尔泰，认为“内部经验是一切认识的最后基础”，说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实在之物，而人文科学只研究人的精神，从而也把人文科学与

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在狄尔泰看来,历史不过是个人意识的活动,所以历史知识是主观的;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把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称为“哥白尼式的发现”,在他看来,科学不能洞察历史的奥秘,研究历史要靠“天赋”,否认历史是科学;著名的托因比教授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他在《历史研究》(十二卷)中把六千年的文明史分为二十六个文明,其目的则是要证明西方文明是唯一有希望存在下去的文明,企图论证资本主义是可以永世长存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史学把历史看作“当代史”,认为历史事实是“不稳定的”,以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方法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都是唯心主义的。但这决不是说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就没有可取之处。例如,托因比形象地、生动地批判了历史循环论;克罗齐肯定了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性;结构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注重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反对英雄创造历史说,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研究,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不能因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基本上是唯心的,就一概予以否定。对唯心主义必须历史地进行评价,进行鉴别、扬弃。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但马克思汲取了其合理内核,空想社会主义在历史观方面也是唯心主义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在它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于历史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我们也需要下功夫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价。

1980年8月10日到17日,在布加勒斯特曾举行了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历史方法与历史问题、历史学家与语言等问题的论文,从这方面也反映出,国外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很感兴趣。

选译这本《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目的在于为我国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工作者以及有关业余爱好者提供一些研究的资料和线索,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推动这

个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

这本译文集包括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哲学家、历史学家的二十篇论文和著作节选。在浩如烟海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文献中，这些论文有如沧海一粟。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有代表性的论文，使中国读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轮廓有所了解。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著作，涉及的方面很广，因此研究历史哲学，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要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如本书所选的克罗齐、科林伍德、曼德尔鲍姆等，他们既是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又是历史学家。这些作品，我国读者初读起来可能有些费解，加上译文不尽妥善，困难是难免的。读者若能同时参阅一些其他有关的哲学与史学著作，也许就可以增加对这些论文的理解。

杜任之

历史上的个体*

〔德〕亨利希·李凯尔特

作者简介 亨利希·李凯尔特(H. Rickert, 1863—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文德尔班的继承人。1863年生于但泽,1888年在施特拉斯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894年任弗赖堡大学教授,1916年在海德尔堡大学任教。他的主要著作有:《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1896—1902);《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1899);《历史哲学问题》(1905);《康德——现代文化的哲学家》(1924)。

李凯尔特着重研究历史哲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理论。其基本观点是把一般和个别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自然和文化、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自然科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对立起来。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是以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反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社会使命的。这种理论曾在德国广为流传,并对当时和以后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发生巨大影响,应当加以分析批判。(涂纪亮)

* 本文译自李凯尔特:《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杜宾根出版社,1921年)。

历史上的东西，从最广泛的意义说，就是那种仅仅出现一次的、件件都是个别的、属于经验范围的实际事物；它既带直观性，又带个别性，因而是自然科学构成概念的界限。

经验直观是不能为任何科学所表述的，因为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限多样的，不可能纳入任何概念。而个别性则有所不同。尽管它是由直观给予的，却不能由此就推论出它必定与直观相等。所以历史概念的构成问题就在于：能不能对直观的现实作出一种科学的处理和简化，而又不至于象在自然科学的概念中那样，在处理和简化中同时失掉了个别性；而且经过处理和简化所得到的并不是一个还不能视为科学表述的单纯事实“描述”。我们现在也可以换句话来问：有没有办法从现实的无限多样的内容中提取某些成分，综合成一些科学概念，使它们并不表达多数事物、过程所共有的东西，而仅仅表达一个个体中所存在的东西呢？只有这样，才会形成一些具有个别内容的、堪称历史概念的概念。个别事实的单纯描述当然随时可以作出，却不配称为历史概念；这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不能不得出的结论。我们愿意称为“概念”的，只是那种用来总结科学表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问：个别的概念，难道同直观的概念一样，也是在逻辑上不可能的吗？

不言而喻，我们并不否认，一般性的东西对任何科学的概念构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需对某个历史表述略投一瞥便可看出，就连这种表述也几乎全是由一些具有一般意义的词语所组成的。而这也只能如此，因为只有这样的词语才是能为众人所理解。当然此外还有专名，似乎成了例外。如果不给这些专名标明含义的话，那么这些专名就只有对那个从直观获知其所指个体并能在回忆中将其再现的人才有意义。历史学家决不可把这种个别直观的知识拿来作为前提，即使他本人具有这种知识（只有当事实材料就是史料的时候，这才是可能的），他也只能借助词语的一般意义来说明这种知识的内容，从而将这种知识传授给他人。这样看来，即

便历史表述中的专名，也只能代表一组具有一般意义的词语，因为只有这样，表述才能为每个听众或读者所理解。

是的，我们不得不再多讲一些。迫使历史学家借助一般概念来表述他想要科学地表达一切事物的，还不仅仅是这种外部情况。我们在上文中曾经发现，任何判断都需要一个一般的东西，因此，用来构成一般的自然科学概念的要素本身，就永远是一般的。如果说这种最初的、一般的东西是一切逻辑思维所必不可少的，那么它在历史表述中和在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中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既然判断和概念的要素都是一般的，在这个意义下，一切科学思维就都必须使用一般概念的思维；如果想把历史的任务规定为只讲个别的内容，历史科学的概念实际上就陷入了语辞矛盾。

那么是不是由此便可得出结论说：用一般词义来作概念要素，这只在自然科学上才是可能的？或者换句话说：借助一般词义只能这样地去“描述”一次性的、个别的过程，即这种描述中所包含的东西仅能作为进一步概念处理的材料？

科学概念的那些要素简单地看必定是一般的，然而我们在上文中曾经发现，要素本身还完全不是科学的“概念”，只有组合起来才对科学有意义，而这种组合根本无需总是以那样一种方式进行，使产生出来的又是一个具有一般内容的概念；倒是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组合，使一般要素合成的整体所包含的内容仅仅出现在一次性的、特殊的对象上，恰恰表明该对象与其它一切对象之所以不同。为了在构成概念时也保持自然科学与历史原则的对立，除了上述方法之外，我们并不需更多的可能性了。

考虑到任何思维都需要有一般性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这种原则对立：在自然科学中，那本来寓于最基本词义之中的一般的东西，同时也就是科学努力加以进一步提高的东西，也就是说，统摄无比丰富的特殊事物的一般概念，是自然科学的目的。即便是那些最专门的自然规律，也都必须适用于任意多的个别事物

和过程，如果这些规律应该赢得“规律”这个名称的话。而历史则与此相反，为了能够科学地进行思维和判断，它虽然也利用一般的東西，然而一般的東西对于历史来说仅仅是手段，也就是说，这种一般的東西形成了一条弯路，历史想通过这条弯路重新回到作为自己本来对象的个别事物上去。为了表述一桩不再意味着一种科学材料的、纯属事实的、个别的现实事物，历史也和描述一样利用一般性的東西。对于个别东西的历史表述是为科学目的服务的，重要的仅仅是理解这个目的。这里，我们不是从手段着眼，而是从目的着眼来说明科学的特征的。因此，那种认为所有的科学思维都是以一般概念来进行的主张虽然无可辩驳，然而如果不肯定是否历史科学也和自然科学一样追求着同样的目的，这些主张就是毫无意义的。所有的概念都必须能分解成若干判断，这些判断的最后成分肯定都是一般的，而这些判断合在一起既可表述某些一般的東西，又可表述某些一次性的个别的東西，这是这里的唯一重要之点。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曾想把每个判断都包含一般概念这一情况当作历史方法论的关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不否认表述个别事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倒被人们说成是艺术的任务。这样，表述个别事物的历史应该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了。

这个说法不是那么令人信服的。是的，它正好证明了(如果谈到艺术时想到的是诗歌)它会否认那种东西的可能性。如果诗歌以表述个别事物为任务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这种观点我们此处不想加以研究)，那么借助一般東西来表述个别事物这一可能性恰好由此而变得一目了然了。诗歌难道不使用一般词义，以便使每个读者或听众都能了解吗？诗歌当然不是历史，理由很简单：历史的陈述是要求真实的。然而，单是诗歌的存在(如果它确实就是个别事物的表述)，就足以驳斥上述说法所暗示的理论，因为假使一般词

义对于人类思维的必不可少性驳斥了表述个别性事物的可能性，那么表述个别事物的诗歌也就和表述个别事物的历史一样不能存在。这样看来，方法论问题是不能用指出每个判断都包含一般词义的办法来解决的。

历史有时不单利用基本的一般词义，而且利用完善的自然科学概念，然而就连这一情况也不能抹杀历史作为一种个别事物的科学性质。当一般词义在上文举出的那个意义下是“不确定的”时，历史学家便会产生利用这样的一般概念的需要。是的，甚至可以说，因为自然科学影响着语言的用法，在历史学家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的场合，自然科学的成果就会对历史表述产生一种影响。倘若想仅仅沿着表明这种影响的痕迹去研究现存的历史科学，那大概不会发掘出许多材料。到现在为止，历史对自然科学的成果应用得甚少，这或许是一种逻辑上的缺点；某些自然科学上的一般概念完善到什么程度，一种历史表述的科学确定性就增长到什么程度，这种可能性是无论如何不容否认的。的确，人们有时会持这样一种主张，即一种逻辑上完善的历史科学决不应利用纯粹基本的词义，而应该只利用科学上确定的一般概念，因此应该完全从自然科学中提取自己的概念要素。总之，在原则上并不排除自然科学对历史的促进。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必在这些问题上多费笔墨，因为自然科学概念在历史表述中使用得再多，这些自然科学概念（倘若应该借助它们来表述一种一次性的、个别的过程的话）也丝毫改变不了自然科学概念构成同历史概念构成之间的逻辑关系。从逻辑的观点看，自然科学概念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作为一般的概念要素，就是说，它们单个看来虽然是一般的，却决不构成历史表述的目的或目标，而仅仅是历史表述的手段；如果应该通过它们来达到历史所致力目标的话，它们就必须组织起来，不断反复结合成具有个别内容的历史概念。

因此，我们的课题首先从下述问题开始：概念要素的历史组合究竟用什么原则来指导。作为科学的历史，决不能就是对个别事实的单纯“描述”。我们对月亮的表述中可以有描述，对随便哪件个别的现实事物都可以有所描述，这种描述仅仅在那个原始的、完全一般词义上、即表达一次性的个别事物的那个意义上是“历史的”，可是要说明历史科学的概念的时候，却不能用它们当作例子^①。倘若科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或完整的思想体系，那么在历史中，概念的诸多要素也必须密切配合地构成一个统一体，因此，对我们唯一重要的乃是将要素联接成具有个别内容的概念的那条纽带。只有从这一观点看，才能谈得上历史概念的有效性。假使找不到这样一条（历史专有的）统一原则，那就只好仍然停留在下述主张上：一切个别事物的表述，均应被看作进一步普遍构成概念的准备工作或材料汇集工作。历史的概念要素的密切配合，如果不象自然科学概念中那样是基于概念对它统摄的一切个别事物的普遍有效性，那么历史概念的统一性又在于什么呢？

为了从原则上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次想到历史事物这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即现实的个体这个概念，于是现在我们强调指出，这个词不仅具有我们只是孤立地考虑到的那种意义，即一次性的、特殊的和独特的事物的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不可分事物的意义。不可分性这个概念指出了一种唤起逻辑兴趣的统一性。我们知道，任何现实事物，既然是独特的，就必须是组合而成的，因为简单的事物（譬如原子）是毫无个性的。这样，下述问题便易于理解了：有两种意义（对于历史概念这个问题来说，这两种意义是紧密相联的）寓于个体一词之中，其一是就密切配合性这个意义而言的多样统一性，其二是独特性，这种情况也许不止是单纯的偶然吧？我们把某种必然多样的东西同时又称为个体，称为不可分的东西，这一

^① 因此，指出对一次性的个别对象的“描述”（每门经验科学中都可以找到用于确定事实或汇集材料的描述），也同样不是反驳这里所讲的历史科学理论。

点至少是显得颇为引人注目的。难道当用个体一词来表示独特的多样性事物的时候，这个词就丧失了它的词义？难道只有简单的原子才是不可分的？或者也许还有具有下述意义的个体：其多样性因其独特性而在密切配合性的意义上形成了一种统一性？如果实际情况正是这样，那么独特性同多样统一性彼此结合得正象在一个历史概念中所必须结合的那样紧密，这才能谈得上该历史概念的有效性。这样看来，或许个体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包含着这条原则，即：将密切配合的东西联接在历史的材料中，并由此而使之和那种纯属凭主观猜测所拼凑起来的東西相区别？

我们首先要完全一般地确定：不可分性这个概念同独特性这个概念二者能否互相结合得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原因或前提。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在逐步通向历史的个体这个概念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把个别的形象理解为不可分的统一体，人们可以举出好些理由来，这些理由可能都曾有助于加强那种用一个名词来表示独特性和不可分性的语言用法。这样，对于那种从个别事物当中（这些事物虽然是彼此联系的，但同时却是各自孤立的，因为一切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只是由于它表现了某一多样物的统一性）产生出来的意识来说，确实存在着那种自身就是各种经验科学的材料的现实。那么，这种事物性能不能就是我们所寻觅的那种不可分性的统一性呢？

假使我们首先想到的仅仅是物体，那么毋庸多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物质事物的统一体并不是个别的。我们称为事物的那种多样性综合，是同若干极为相异的个别内容不冲突的，就是说，一个有形事物决不会因为被分割而不再是事物，倒是会产生出两个或更多个事物。反之，也可以将若干的事物组合起来造成一个新的事物，它之所以新，仅在于它的种种特性的组合，而不在于它的事物性。这样看来，如果通过对某一事物的分割或通过对若